

思想的方法

0002808

150
24

Graham Wallas 著
胡貽穀 譯

漢譯
世界名著

思想的方法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在過去二十年內，著者是在時時探討這樣的問題：近代心理學所積儲的知識，有幾分之幾可用爲改進思想家的思想方法的工具？著者對於這個問題的各方面，曾分別在拙著政治中的人性（一九〇八年出版）、第二至第五章，大社會（一九一四年出版）、第三、第十、第十一諸章，和我們的社會遺傳第二、第三、第四諸章內先後論列過。

本書的目的，不在於綜合著者以前所寫的，而在於擴大著者所研究的，特別是那些在思想過程中不大能夠自覺的幾種原素。至於著者在大社會第十一章內所討論的思想的合作問題，在本書內並未加以討論。本書所有的註解與引證，則能指示出曾經幫助過我的幾種心理學專書。本書主要的題材，是取之於著者四十餘年來當教員及負行政之責的經驗，而另有一部分則取之於詩人及非心理學家，著者舊時的學生，以及英美兩國朋友所記載關於思想的過程之各項材料。

如果本書能使少數青年思想家去練習他們的思想方法，或使其他幾位心理學的研究者在探討這問題時，比我更能得到成功，那我就更覺心滿意足了。

——著者序於倫敦大學——

目次

第一章	心理學與思想	一
第二章	意識與意志	二一
第三章	未有方法先有思想	二九
第四章	統制的階段	四三
第五章	思想與情緒	六五
第六章	思想與習慣	八五
第七章	努力與精力	一〇一
第八章	思想的方式	一一五
第九章	意識的分解	一三一

思想的方法

二

第十章 學校中的思想家……………一四五

第十一章 公立的教育……………一六七

第十二章 教學與實行……………一八三

思想的方法

第一章 心理學與思想

在過去兩世紀中，人們對於控制『自然』的能力，已有很大的進步，但關於怎樣用思想去控制這個能力，却並未有所增進。在國際和種族關係上，我們的化學家和工程師，正在運用我們的祖先所不能想像的技巧，佈置着毀炸倫敦和巴黎的計劃。但當英法兩國的政治家相聚討論如何阻止這計劃的實施時，他們所感到的困難，正不亞於石器時代兩部落的領袖要建立一個共同的目标。他們會議的結果，往往得不到要領，只飄渺地希望着：戰爭或許會因偶然性或隋性而避免。歐洲的國家，在洛迦諾公約締結以後，還無法修改凡爾賽和平條約，或於修約以外，另設其他方法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這大戰如果爆發，其結果世界是要被羅馬帝國分裂後一個黑暗時代

繼續着的。我們不能用思想來控制我們所獲得的新能力，這並不限於戰爭的問題。例如，我們正在迅速地學得如何控制微生物，使大多數的白人居住於熱帶成爲可能，但在大部分的非洲，侵入的白人和他們的政府，都不能想出一個較好的政策，惟有把黑種的土著壓伏在靜止的奴隸狀態中，這種狀態終有一日要引到主人和奴隸間互相的殘殺的。在太平洋方面，無人能想出一種計劃，即能廢止互相競爭的民族各謀自己的利益，而根據較廣泛的原則來解決開拓土地的問題。

在內政方面，在各國嚴密佈防的國境之內，政治的理想異常混亂，而這些理想祇能減弱現代文明所依據的傳說，却不能指示一個較好的出路。現在歐洲大多數的人民，是生存在列甯，墨索利尼，列伐勒（Rivera 西班牙的獨裁者）或德意志共和國，和戰後新興國家的建國領袖們所創制的憲法之下，但除有黨派關係的人以外，無人相信國民和國家間，以及國家和其他社團間的關係，已發見一種穩固的形式。在經濟生活方面，批評是遠多於建設；一切個人主義者，集團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對於工業組織的觀念，都已失掉人們的信仰，但新的觀念却沒有成立。在法律方面，人們訕笑着奧斯丁（Austin）的功利主義，和海格爾（Hegel）的理想主義，但無人能發表可以代替它

們的主張。在文學、繪畫、和音樂方面，美學上的傳說已經破碎到使青年的美術家或詩人不得不從半成立的心理學和論理學的廣漠的原野中，去尋找他們應走的途徑。在個人行為的方面，青年的男女發見了新的知識已經打破了傳統的兩性和家庭的道德，但是新倫理的建設時期還看不出在眼前。美國比歐洲國家稍爲幸運些，因爲她比較的沒有受外力攻擊的危險，但在美國的政治、經濟、文藝、宗教、倫理諸方面，由於人們的思想不能使人類社會適應新的環境所感到的困難，也是極明顯的。

所以，思想一事，不論其爲思想家集中的心智活動，或爲支配和指導其他一切的活動，其需要的迫切，有史以來未有過於今日的。我們若要避免大慘禍的臨到，思想在各種專門領域上都是需要的，我們對於過去的一切，應當建設一更正確，更完整的概念。各派的學者，都應當潛心研究生物學和物理學，政治學和社會學，而探求其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古代的哲學問題，和能使我們的思想變成永久和莊嚴的一切文詞、形象、和色彩等美藝的關係。此外，各種政治的和社會的計劃，也有待於我們去發明。但在本書中，著者以爲我們也應當考慮，我們怎樣能使各種專門研究所應

用的思想程序有所改進，那就是，我們如何能發見更有效的思想方法。

爲了這種研究，我們可將一切方法中屬於經驗的和屬於科學的原素——即實驗家由於自己的經驗或效法他人而得的方法，與能解釋和糾正這些方法的較爲寬泛的原則——作粗略的劃分。因爲經驗有時比科學落後，科學有時也比經驗落後。例如在七十年前，來比格男爵 (Baron Justus von Liebig) 是被公認爲研究化學科學的專家，而化學一門，在當時是包括選擇和調製食物的經驗程序的。『改良社』 (Reform Club) 的廚師是被認爲對於烹調食物具有神祕經驗的。假如在一八五五年，有人請『改良社』廚師預備一席他所能做的最好的菜，並請來比格在同一廚房內，在同班廚師的手中置備另一席的菜，我們不難想見那廚師所預備的菜，無論在衛生和適口方面，一定都要好些。故在那時的烹飪術上，經驗是比科學進步得多。直至一九一五年，劍橋的惠斯理教堂 (Wesleyan Chapel) 有幾十頭小哺乳動物，被以人造牛乳和乳油交換餵食後，化學家纔發見了維生素的重要，而在烹飪學方面也受到很大的影響。現在一位生物化學的專家，如果他有相當的謙虛和幽默，也可以對於『改良社』的廚師，在烹調方面給予一些有益的暗示，同時也

許可以從廚師方面學得一些意見，能夠由此發見新的科學原理，像達爾文從有經驗的養鴿者所學得的那樣。在物理學方面，研究原子的組織，對於溶鑄金屬品的經驗的獲得，已有較大的成功，故凡訓練有素的冶金學家，常爲巨大鋼鐵廠中的重要職員。在多種的業務中，科學與經驗相結合，且產生最進步的科學技術，冶金術就是一個好例。

準此而論，一切事物怎樣能使人藉助於專門計畫，而獲思想上的進步呢？我們距科學化的思想方法的創造尙有多遠？在已往和現在，我們的思想由於論理學和數學的進步而得益的，已屬不少。例如羅馬的法律，若無亞利士多德等發明形式的論理學於先，決不能由法庭的經驗而獲得。而那些使我們得以駕馭物質勢力的種種發明，也必須等待數學的進步。即在社會思想的方面，現代所有的進步，也大半靠着自笛卡爾和來布尼茲以來的無數學者，把不相聯屬的各種原因，表顯和比較其統計的結果之『準算學』的方法。近代各方面的思想，都靠着科學方法所安排所積聚的知識去得到它們的題材。

但自文明啓明期以來，思想家雖能利用從科學得來的規律和材料，但其背後常有一種無公

式的『思想的祕笈』這種思想的祕笈實非科學所能解釋，而僅由歷代的創造的思想家獨立地發見它，失掉它，而重複發見它。柏拉圖之於蘇革勒底，梭福克爾斯 (Sophocles) 之於阿斯契拉斯 (Aeschylus)，馬薩奇歐 (Masaccio) 之於吉伯爾底 (Ghiberti)，瑪羅 (Marlowe)，約翰遜 (Johnson) 和莎士比亞，哈密爾頓 (Hamilton) 和麥提遜 (Madison) 之於彼此，都受有一種『心傳』，既非邏輯，亦非積聚的知識。法拉第 (Faraday) 氏當其為戴維 (Davy) 的助手時，亦從他那裏得到一種『心傳』，因而改變了他的思想方法，而對於物理學和化學上能夠觀察得到的事實，則增進其思想的效率；即在數學方面，亦因此大有進步。

這種所謂『心傳』現在是被認為屬於心理學的範圍內的。但是一個青年的思想家，如果虛心地研究時行的各種心理學教科書，其智識上的所得，也不能比一八五五年『改良社』的青年廚司，從來比格的有機化學 (Organic Chemistry) 所能學得的多些，——這樣的理論是有堅強的理由的。一位思想家能夠從時行的心理學教科書中所論關於疲倦的結果，增進其記憶力的方法，以及如何糾正印象上的錯誤，並得到一些有益的暗示。但在大多數耐心的讀者，要想從現有的

關於形式不甚複雜的思想之實驗室的記錄裏取得多量實際的幫助，却是一件極難的事；而任何人讀到了心理學教科書上討論心智活動的全問題的寥寥數章以後，其所能理會得到的，將與大庭廣衆中，在鋼琴的風瓣停止時諦聽音樂中的旋律，同樣的模糊。有些最好的心理學作家確曾警告我們說：他們的科學不能給予任何實際的幫助。畢爾斯堡教授 (Prof. Pillsbury) 比別人更爲爽直，他說：『沒有一個公律能使不富饒的腦經變成富饒，或使富饒的腦經運用得更好。』

不幸的是，時行的心理學上關於思想的一部分，對於有志練習思想的人，不但無益，也許有害。因了近來關於神經生理學知識的進步，迫使心理學受到深刻的影響，而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同樣地趨向於根據這種知識作成多種的綜合，往往用粗疏的機械論的隱喻，來表述思想與其他生理和心理歷程的關係。其實在這方面，練習思想者正需要最正確的指示。若干年來，人們含糊地把自己感覺到的心理現象，與身體上其他部分強爲連合，希臘詩人和哲學家，以爲憐憫是屬於腹，勇敢屬於跳動的心，深思屬於約制呼吸的橫膈膜。近代的生理學家，藉着顯微鏡來分析人和其他動物的腦經，更以實驗的方法，觀察生命有機體各部分的「行爲」，始把注意集中在神經系了。生理

學家觀察了有機體的一種行爲的起訖（即從外界的刺激傳到感官起，至引起筋肉動作爲止的『行爲的環』behaviour circle）已能根究刺激的徑路，循着『求心神經』從感官傳達到『動作神經』就是交感的刺激由此而達到肌肉的。他們告訴我們，當原始的刺激傳達到脊髓時，它能立即引起自動的筋肉反射（如以手指搔癢處或糾正身體的位置以免傾跌等。）即在全個的腦已被取去的動物，亦能發現這種的反射。但是刺激也能傳到比脊髓發展更遲的神經部分，就是我們粗略地區別爲前腦和後腦的。而當刺激傳到互相交接的神經層（即哺乳動物前腦的灰白質或皮質）時，它就把一種『電話交通』動作起來，而發生精神的作用。在意識上，這種精神作用，即成爲記憶、聯想和提示（suggestion），其原來的感官刺激則被認爲情景的一部分，而代表應付這種情景的一種新的命令，就能經過後腦傳到與筋肉相鄰接的神經。這種皮質的傳令能夠引起有『智意』的筋肉動作，來增加、糾正、或抑制從脊髓起來的反射動作，以及與後腦有關係的、和伴着情緒以俱來的『本能動作』。

一位生於十九世紀後半期的科學家，當其描寫前述的現象時，甚難自己禁止引用機器上的

名詞。他一定要問自己：發動這種動作程序的原動力是什麼？那機器又是什麼？在脊髓和『交感』的神經中樞裏，似乎有一種力在發生作用。而表顯於反射動作中，但這種的力與行為上的智力原素，並無明顯的關係。反之，發生於前腦的『聯念』程序，似乎並不顯出自己有着多量的自動力；其中仍有一個中間的階段發生於後腦，及其所表現的各種本能和情緒。這些本能顯而易見地具有一種驅迫力，往往策動着前腦的聯念程序，藉以達到滿足。因此，他很容易承認本能和情緒或『本能的情緒』(instinctive emotion)就是所需要的『原動力』，而『心智』或『理性』就是機器。例如麥冠地教授 (Prof. J. T. MacCurdy) 說：『人心之固定的功用，猶如自動車之機構，而情緒或本能的作用，則如自動車之汽鍋，麥獨孤教授 (Prof. MacDougall) 在心理學大綱 (Outline of Psychology) 一九二三年版，頁四四〇〕中說：『心智指揮着「力」或「能」，而它本身却不是力或能。』即心理學鉅子謝靈登爵士 (Sir Charles Sherrington) 在一九二三年就不列顛科學會 (British Association) 會長之職向會衆演說時，也以爲人的心靈是『受本能的策動，但爲理性所駕駛。』當一七三九年，哈德理 (Hartley) 已開創了生理心理學，而機器工業尙未發展時，

在休謨(David Hume)的著作中，於論證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古代工業制度，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他說：『理性本無原始的勢力，它祇是情欲的奴隸，除聽命於情欲外，永遠不能盡其他的職務。』

這種關於本能和思想關係的機械論的觀念，是根據於確知的事實，是極明顯易解的，對於指導實驗工作的心理學家，和站在黑板旁記錄學生考試分數的心理學教師，都已足敷應用，而無須旁求；但若把它用作思想的指導時，它就不能適用了。例如來比格對於營養化學所作的歸納，若被烹飪學教員用作黑板上講解的資料，那是極其完美適用的，因為在烹飪科中，教師和學生們並不在烹調食物以外追究旁的問題，所以不致於發生困難。同樣，多數機械論派的心理學家，當其研究一種新的說素是否確當時，他也許不會涉及他所抱的信念，即認『力』或『能』是出於本能，而非出於心智的。可是現在另有一批思想家，却要把本能與理性關係的機械觀，用作思想方法的指導。這些思想家，就是在俄國和別處的馬克斯派的共產主義者。在著者案前有一部名著，叫心理學大綱，(Outline of Psychology)是在一九二一年由潑萊卜斯社(Plebs League)出版的（也許曾受第三國際的資助。）這部書的宗旨，是要使讀者對於『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得到初

步的認識。『它裏面很多引用麥獨孤氏的著作。在這本書裏，『機體』(mechanism)這個名詞幾乎每頁中有一二個。作者們也時常堅持着說，思想是一個機械，它本身並無自動力，而僅受本能的策動。它告訴讀者們：他們應當明晰地瞭解，『我們的政治信仰，我們的道德和倫理的信條，工人和資本家的階級意識，……這些種種，最後都立基於無理性的複合物，督促着我們去從事於各種的行動。我們的需要和欲求，我們的本能，情緒，習慣等的發動，都能對於我們的理性供給判斷的標準。……理性是行動的伴侶，而非行動的原因。』它最後歸結着說：在『各種的危機中，』讓少數明瞭這些事實的人來獨裁，這是必要的。現在俄羅斯的一般統治者，把這種本能和理性關係的機械觀，與嚴格的經濟決定論連合起來，以為凡否認『個人的行動祇是服從自己最簡單的動物性的本能，』這種『普爾喬亞』式的思想是不能容許的。他們似乎要用嚴厲的手段去制止自己的國民應用創造的思想方法，這方法就是使馬克思得以寫成他的資本論 (Das Kapital) 的。

現在這種視本能為勢力，視心智為機械的觀念，已足迫令如作者那樣，在思想方法上要從心理科學得到幫助的人，對於生理心理學的問題，不復尋求專家的指導，而各人按着所找得的證據，